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古今攷卷十一

元 方回 續

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二年春二月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注九畿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注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畦界矣不

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此所謂天子之社稷也諸侯之社稷也又有所謂都鄙之社稷也周以朝廷三公三孤六卿百執事為官府以天下五等諸侯為邦國六鄉六遂三百里之外為都鄙三言六字盡天下之形勢而制度立矣此以上王畿侯邦都鄙社稷之分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注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

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此社稷用牲之異社與稷乃土穀之神而以人鬼之句龍侑食社稷焉又稷之名義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此宗廟居左社稷居右之分也子路使子羔以為費宰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費者魯季氏之邑子路為季氏宰而用不讀書之子羔宰此邑然因是可推春秋之時雖小邑亦必有社稷也祭法曰諸侯為百姓

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此見諸侯有二社其一受封之社其一為民祈報之社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姓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鄭玄釋大夫與民共立百家之社以漢里社方之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此社稷廣狹之制與夫土之五色也左傳有曰書社千家齊侯致千社

於魯齊人與衛地書社五百此乃杜預所謂二十五家為一社也周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州長中大夫一人則有二千五百家之社下至於四閭為族族師中士一百家亦當有社但未知壇壝云何若無籍田則民共供粢盛物牲六鄉之外六遂亦然此鄉遂之社稷也即又在都鄙之内者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月令秦書也秦民得立社稷可攷也已先儒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書有大夫以下成羣立社之文則民許立社稷不始

於秦也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而縣大率方百里縣宜有社稷矣或者十亭之鄉許民自立社稷也秦之民之社稷其制未詳以鄭玄所見之民社注禮之民社百家一社可推而知也秦尚黑漢尚赤令民除秦立漢革故鼎新所謂變置社稷是也秦於古制無往不廢惟許民立社稷有古意然未聞左宗廟右社稷如先王之禮焉漢祖修豊枌榆社即秦許民立社稷之社稷歟

廣社稷攷附社稷名義　大社　王社　國社

侯社　置社　州社　民社

郊特牲正義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之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說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又曰命降於社之謂殺地又王制曰祭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稷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

曰稷稷乃原隰所生者故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云爲鄭學者馬服之等通之云云肅又難鄭云云爲鄭學者通之云云如此者往返凡六此不備書回謂鄭義爲勝王右社稷左宗廟不應以兩人鬼爲壇於宗廟之西中門之内社爲五土之神以人鬼句龍平水土之有功者配焉稷爲五穀之神以人鬼后稷有功於稼穡者配焉無可疑者載芟春祈良耜秋

報軍行載社主所謂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王大封先告后土天地大災類社稷祈禱禮輕類者依正禮而為之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祭社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於社凡國之大事天子倚重於社稷者如此恐非一人鬼勾龍之所敢當也凡言社必有稷有互文有舉對文舉其一也陳祥道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

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祥道此論當矣祭法王為羣后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黄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謂王封

者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授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王者覆四方所謂諸侯受茅土之封是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包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立社此諸侯之國社也漢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子謂漢武封三王策有建兹青社之言是也是故天子諸侯各有二社而又各有勝國之社則各有三社也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按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祭

其先於家則無左廟與右社對矣與民同社州長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此州長二千五百家之社然則一萬二千五百人為鄉有社五百家為黨正下大夫一人當有社一百家為族族上士一人當有社六遂亦然如二百里外都鄙之社則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之食邑在焉於采邑食邑建冢立先廟而社則與都鄙井田之民共之社里單出社田畢作社丘乘共粢盛說者以為都鄙之社則鄉遂士大夫之社可知也月

令仲春命民社則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當有鄉社方百里為縣當有縣社漢王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此民間所立之社稷而天子之社稷與宗廟則皆不能倣古制南渡後大社大稷壇在觀橋東北咸淳臨安志云自建炎至紹興初有司但奉行祀典而壇壝未建禮器未備紹興十二年臣僚建請禮官討論始詔臨安府於城内擇地依制度建築以春秋二仲臘前一日祭具禮典視城隍祗壇之北有靈池遇旱不涸不書牲幣俎豆之制

說者謂九重親署祝板名差從官攝祭既不能如古天子親祭社又一切古制皆廢久矣予每見州縣社壇稷壇以石為主外有風師雨師二壇春二月秋八月以戊日為社日州縣太守知縣率屬以祭用豕為牲茍簡不敬而民間鄉村有社無壇有屋謂之社屋二社所祀謂之社公承平時父老村民醵酒為社歡呼歌舞城市坊巷亦各有社有祀有分胙之飲而百戲之社祠神之社無不有社公之名非古之所謂社也俗諺謂一年三度

醉兩社一重陽猶見百姓重社之意然古制之泯久矣

社公二字亦有所本郊特牲正義謂王肅之學者謂社

為人鬼勾龍非地神許君謹按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

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玄駁之云社祭

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

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回謂天

子親祀社稷三獻服絺冕三章豈有天子而反拜上公

者乎王肅之徒其說不通

附社稷祭位攷

正義曰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内之西自為立社在籍田之中也其亡國之社穀梁謂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内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内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也此郊特牲正義全文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國語王籍則司農

除壇農正陳籍禮祭先農未聞有社壇在籍田之中當是在大社之西二壇北向壇北東西三陛社壇當在西稷壇當在東一說稷壇在社壇西其方五丈並壇共五天子祭之被絺冕立于北向而南向三獻者一獻埋血薦腥二獻薦腥生肉三獻薦爓沈肉於湯半熟此次祀也小祀則薦熟而已其主用石其牲太牢其角赤黝色亦當有粢盛其樽用瓷人之大罍當有酒醴樂用太蔟應鍾舞帗舞鼓靈鼓或謂兩圭有邸以為北郊方澤祭

地不敢主以為祭社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為之尸如此則祭社稷亦有尸有樽則有祼社主陰故在中門之右社向陰故壝北面以達天地之氣故不屋而受風雨霜露風雨霜露物賴以成故春祈而秋報祭用甲日祈報之外有孟冬大割牲為三常祀有天地大災之類祭有大故天災之弭祀君出征則宜乎社宫成而釁則小子掌珥於社稷注作衈此天子之祭也諸侯五廟而社稷半之牲用少牢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近制州縣

惟用豕民社用豕郊特牲丘乘供粢盛此都鄙之社稷或謂天子諸侯有籍田以供粢盛大夫以下無籍田則資於民牲醴亦民共之鄉遂其亦然歟召公作新邑於洛社牛一羊一豕一注社稷共牢則知社神稷神社配稷配四位共三牲三獻嗚呼自秦漢以來無天子諸侯左廟右社之制矣惟州縣社稷有壇民社無壇而有屋此亦徒述陳言而已何益哉

附勝國之社攷

商書湯既黜夏命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氏傳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故革命創制改朔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夏社篇今亡按變置社稷之說始此社神稷神不可變也所可變者其壇壝之地之色之木與夫神之配也湯後變柱而配稷相承至今孟子有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朱文公注謂諸侯無道

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此一節當細味之下文注謂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
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毁其壇壝而更置之回謂此人
君愛民而民傷水旱則其咎不得不歸於神謂神不能
福民故變易壇壝然土穀之神可廢乎此必三代時有
如此者若夫變易諸侯之説或問以爲得不啓後世篡
弑之端文公自答之語不敢大明但曰以理言之則民
貴以分言之則君貴回敢爲之説曰臣不敢廢君萬古

之定分也無道之君桀遇湯紂遇武王并夏殷之社稷而亡之使夏殷有國老大臣果能變置賢君則夏殷之社稷豈不存乎此一說也三代之道必有諸侯不道天子廢之而改立賢君存其社稷此一說也春秋戰國以臣廢篡者不一人乃有強臣悖逆不可借孟子之說為據此一說也伊尹廢太甲而後復之霍光廢昌邑王而立宣帝不然則二朝社稷豈不危然皆權道非伊霍不可行此一說也然則為君者而知此亦可懼矣凡為君

而無道秦雖至強數疋夫奮起民伍而變置之可畏哉
如是則民為貴可知已安必慮危存必慮亡此周人所
以於勝殷之後立社於宗廟社稷之間以為廟屏屋其
上柴其下塞其東西南之三壁僅通一牖北向使人主
朝夕對之以為儆戒曰亳社殷嘗都亳故也曰亡國之
社曰勝國之社稷則為尸言社則必有稷人主以時祭
之則豈不奠幣捧持拜跪起伏之間惻然內恐而曰吾
或一有不謹而亡吾國乎此必周公武王之制也媒氏

凡男女之陰訟聽於勝國之社陰訟於此屋下聽之不露也嗚呼亳社而宋災魯閒於兩社輔公室魯宋有此社則諸侯皆有之可知也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韓詩外傳云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於桃父孜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出魯之西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城必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此亳社之意也嗚呼後世此禮亡矣

附行軍之社攷

書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有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孔安國傳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軍社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太祝大師宜於社設軍社春秋傳所謂軍以師行軷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又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於社武王觀兵盂津載文王

木主以從則知亦載社主矣及後殺紂之明日除道修社者修商社也武王立於社南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告天皇上帝此就於商社告天未知商社禮在何所然則行軍載社之禮於今亦虛談也夫

附社木社主攷

社所宜木郊特牲正義引尚書無逸篇曰西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北社惟槐今尚書無逸無此文其張霸之偽尚書乎亦未見天子東西南北之四社論語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宰我謂使民戰栗孔子深責之三代各以其土之所宜木植於社不以木取義而宰我附會戮人於社之説以為使民戰栗非也鄭玄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蓋疑辭也故今之社壇有石主自漢以來則然矣稽之古師行載社主襄二十二年左傳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石太重車可載也人可擁乎唐神龍中韋叔夏議立社主引呂氏春秋及鄭義用石或檢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韓

詩外傳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埋其半土中蓋石地類也如此則岀師掘社壇五尺之石以入車陳侯所擁恐一夫不能勝先儒或以為不過尺二寸則太短回竊疑宗廟之主皆用木社主或亦用木植所宜之木於社者或就以供主用也宋大丘之社亡祭祀國之重典而守視不謹為人竊取而去或石或木未可知也周制民居皆樹木不樹者無槨樹其木即用其木未有徒植之而無用者也後之學者思之宋有櫟社漢祖豐有枌榆社

亦木所用耳

附國人畢作玫

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此章鄭玄以為都鄙井田之民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或謂之乘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都鄙井田與鄉遂不同乘者出長轂一乘故曰丘乘單出里者五鄰為里合里之家並盡出祭祀於都鄙正義去都鄙字此惟每家出一人不人

人出也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往家也國中之人豈得盡往

都鄙唯社丘乘共粢盛者丘乘都鄙井田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予謂鄭氏因丘乘二字三句皆解作都鄙今合分作三說凡祭社則里民盡出五鄰為里六遂所云舉里而言通謂鄉遂都鄙之民也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祀此謂社田雖蒐於野國中之人

必有所分井田在鄉遂羡卒盡起舉家皆往也大夫以下無藉田舉丘乘而言則供粢盛者不必都鄙之井田鄉遂之大夫社鄉遂之井田之民一家一民往祭社牲酒粢盛之外一日之間豈不各一再飯乎故出米民共之也蒐苗獮狩四時之田不同惟春以祭社夏以享礿秋以祀祊冬以享蒸舉社言之則餘三時之獵國人亦畢作也然周禮之書未可盡信書雖可考周之君臣未必盡用予故而書於此亦皆虛文古禮之廢也久矣

附王后市社稷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陰禮者言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鄭玄謂陰禮者婦人祭禮正義此禮他無所見惟周禮有之前朝後市王宮之北王后主市古亦難攷又有先后所立之社不知為誰豈亦立社稷而以婦人往祭歟於古不見此禮後世未嘗有之

附郊社之辨攷

朱文公宰我問社章註或問曰胡氏以社為祭地祇之禮然乎曰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有據矣存而攷之可也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祀不修而周公祀新邑亦先用一牛於郊復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祀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

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别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回謂此言有理劉歆之書謂圜丘祭天方澤祭地所謂方澤之說書無之詩無之史記周紀自后稷至赧王亡並不一言及之惟周禮有此後世者胡氏指㣲廟也夏至方澤祭地豈可衣大裘哉

附社即祭地攷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吉禮事

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上皆天神）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上皆地祇）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春夏秋冬享先王（以上皆人鬼）此胡氏所謂別無地祇之位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祀先王此胡氏所謂別無祭社之說也然則社即地祇而地祇即社也獨鄭玄於大司樂地

上圜丘澤中方丘注以天神為北辰地祇為崑崙人鬼為后稷又且誕妄謂此三者皆禘祭舛繆已甚且天之為天昊天上帝耳謂之北辰耀魄寶非也地之為地祭社則地也謂之崑崙非也神州亦非也玄既引崑崙為地神又引大社在東井輿鬼之外為地神何其自戾歟所謂先王亦不止后稷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廟何其說之偏哉經世圖云巡狩柴望無祭地之文大會同大師旅皆立軍社而後行古之祭社過於祭地周禮之

稱地有五曰地祇曰土祇曰大祇曰后祇曰社名雖不同皆祭地也何必牽合讖緯為神州之說回謂漢儒習見秦祭四帝漢高增一為五帝故劉歆注周禮有五帝之文而孔安國注書肆類於上帝亦云五帝昊天上帝一而已五方五色帝及五人帝皆當黜之澤中方丘神州崑崙之說亦皆當黜之私竊揣量天子有三社其祭社與稷祈報農事則於社壇稷壇配以句龍后稷祭之別有所謂大社者或於此祭地軍行載主軍勝獻凱皆

於是乎第舍句龍之外又當以何神為配且姑存疑

附鄭玄不辨地社攷附攷天與上帝五帝

社五土之神配以句龍稷五穀之神配以柱後改配以棄鄭玄主此說為王肅賈逵之學者謂祀句龍棄二人鬼耳崔靈恩杜佑通典並以鄭義為長然無如康成自他有外誤者既不辨社之為祭即是祭地又於天帝之分多端穿鑿無非惑於讖緯不可不力排之也

大宗伯天神地示人鬼無地示之位其曰以血祭祭社

稷及貍沈疈辜鄭注謂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味此則康成似亦知社之為地又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禮四方鄭注謂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言神在崐崘者也此泥於圜丘方澤冬至夏至之說天神謂之北極名之曰耀魄寶非是地神謂之崐崘亦非是其四方注謂禮東方以立春蒼精之帝而大昊勾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

秋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此乃呂不韋月令之文於秦亦不曾施用鄭注以為商制今又引之以注周禮可乎

月令春太皥勾芒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太皥宓羲氏勾芒少皥氏子為木官立春之日迎春東郊注迎春祭蒼帝字不同或云蒼靈威仰於東郊之兆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回謂此豈殷禮乃呂不韋所具秦禮而不行者也所謂天子居青陽左个注以為大寢東堂北偏青旂

青衣蒼玉食麥與羊注以為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似謂呂不韋取殷時之制凡鄭所不能通者皆指以為殷商　立夏迎赤熛怒於南郊炎帝祝融赤精之君火官之臣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臣黄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然獨未見注黄精天帝之名　立秋祭白招拒於西郊少皞蓐收白帝之君金官之臣少皞金天氏

蓐收少皥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立冬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顓頊玄冥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頊高陽氏子玄冥少皥氏之子曰脩曰熈為水官此知五天帝五人帝五人臣始見於此他皆無所可據秦之四帝漢之五帝皆非周以前制漢儒附會為説三公九卿鄭不注知非其所通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

大割大殺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獨不注公社二字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之祭先儒謂蜡亦臘也周之十二月建亥而蜡秦孟冬而臘亦建亥之月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者神農也伊耆氏堯也司嗇未審何人然而不知祈年於天宗其處所焉在大割祠於公社必是社壇稷壇天子之蜡曰大諸侯亦曰蜡而不言大則王之公卿大夫鄉遂都邑之民在遠郊之外亦必有蜡臘先祖五祀之祭此三祭不同康成混而一之

更不分曉

月令仲春命民社鄭注祭后土也使民祀馬祈農業也祀社日用甲鄭注似亦知社之為后土社即地也回謂不言稷舉其一也

月令季冬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又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此兩文皆以皇天上帝與社稷對言即知社之為地呂不韋作此

書欲秦并天下而行之猶略知古意地即是社康成此亦不注時或一見社為后土終惑於劉歆方丘之說讖緯神州崑崙之說

鼓人以雷鼓神祀以靈鼓社祭鄭注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康成此注似又知地祇之為社大司樂鄭注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先妣姜嫄生后稷周之先母先祖謂先王先公樂六變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八變地祇皆出可得而禮九變人鬼可得而禮則此注全與前注戾其注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復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回斷之曰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以后稷為太祖以帝

嚳為祖之所自出禘宗廟之祭也祭帝西面東嚮位於
右配祭於左亦東嚮而毀廟之主與七廟之主皆南為
昭而北為穆而祭焉天子之盛禮也康成謂祭天圜丘
以嚳配之非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此斷斷不可易之明證周家何嘗以嚳配
圜丘乎祭於郊丘故言天祭於明堂乃廟也故言上帝
以稱天之神漢儒襲秦漢之繆謂明堂上帝於昊天上
帝之外復有五帝誣也康成於大司樂一章之內天神

為二說地示為二說人鬼為二說陋矣凡五帝云者於詩書不見有五帝之說孔安國見漢祀五帝誤注舜典凡漢儒之言五帝皆非也地祇即是社其言崐崘與神州北郊非也人鬼即禘祭祫祭七廟之祭祖所自出也祖者先王先公已毀之主未毀之廟皆是也禘非郊也非圜丘也而祭地於澤中之方丘鎬京洛都皆未之聞也關西洛陽雖夏不大熱豈可使人主於夏至服大裘乎誣也

康成注禘禮數處不同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周頌雝禘則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注商頌大禘則云郊祭天也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礿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其隨文主義先後反覆如此

周禮大宰祀五帝掌誓戒此五帝之名始見鄭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掌次王大旅上帝注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祀五帝張大次小次注祀五帝於四郊引鄭

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不注充人祀五帝不注大宗伯祀昊天上帝注引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祀五帝亦曰實柴之禮鄭司農謂實牛柴上或為實柴此禮祀天神也而下文血祭社稷無地祇之位知社即地也此血祭中有五祀自古以為門戶中霤竈行此之五祀引鄭司農之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

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即月令所謂重該脩熙黎五人臣脩熙共主水黎重主火土者也亦恐不然既是祀五帝亦實柴即天神也豈可混於血祭地祇之列又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注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禮地以夏至言神在崐崘先是血祭之四方百物以為八蜡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而此之四方以為蒼赤白黑四精之帝又却少欠中央黄帝殊不可曉又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五帝也主大封則先

告后土此亦告社而已其注則曰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亦不可曉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為壇之塋域五帝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黄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黒曰協光紀五人帝食焉黄帝赤帝於南郊至此方見五天帝之各有名下文肆類之説二鄭不同肆師凡師甸音田用牲於社宗類造上帝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引大傳謂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

社此之上帝無五帝之分此之社即地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鄭司農謂上帝玄天玄謂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康成必以帝為五帝為北郊疑祭社無玉回謂王者祭社稷焉得無玉旅四望尚用兩圭有邸之玉況后土之社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次言享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次言祭社稷五祀則絺

冕此劉歆習見秦祭四時四帝漢高增一時一帝故著成此書康成不決天帝社稷之分然此六冕六服別無祭地祇之冕服則社之為地夫復何説昊天上帝之下文又曰五帝恐尚可疑若大司樂六變八變九變禮天神地祇人鬼謂之為禘北辰崐崘后稷之説前已闢其不然矣大祝掌六祝六祈其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鄭司農謂類祭於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是皆以冢

土為社上帝為天天有星辰日月地有山川則天地之發見者也亦在所祭之亞何必五帝何必北郊而二其天二其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注神號若曰皇天上帝鬼號若曰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又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乎社造乎禰設軍社類上帝及軍歸獻於社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建邦國先告后土比之社稷禱祠先言土神而禱祠則類造在其中言宜社造祖類上帝社即是地祖即廟

之人鬼上帝即天類則隨地可以實柴升烟不必南郊社之為地亦何必北郊大會同言宜於社建邦國言先告后土又以知后土與社之為互文皆言地也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三見五帝皆不注凡此五帝之說獨周禮有之易詩書孔子之所定無五帝之文禮記漢儒所為無五帝之文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朱文公解郊祀天社

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天之外又立爲五帝之説社之外又立爲北郊之説自漢以來熒惑學者回敢以是闢劉歆之偽書鄭玄之緯學若夫天地帝之辨宗廟之禮又當於本紀二年令祠官祀天地四方山川條內區分而詳攷之

附東萊大丘社亡攷

周顯王三十二年乙酉宋大丘社亡東萊大事記解題曰古者五社植木以表之因謂其木爲社故哀公問社

而宰我對以松栢栗周之櫟社頴川之長社水經注長葛社樹暴長故曰長社亦以木名其社也所謂大丘社亡者震風凌雨北社之樹摧隕敗落不見蹤跡民因以為亡歟按封禪書宋太丘社亡而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漢郊祀志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與史記年表社亡之年不同東萊攷九鼎沒之年與太丘社亡同時東坡議論此不錄回謂社主或以石或以木恐守視不謹而亡之東萊則謂震風凌雨摧隕社樹如此則謂之大水漂蕩如山岳崩潰亦可也

附漢枌榆社靈星祠稷祠攷

今攷漢書郊祀志高祖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在枌榆晉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此謂初起兵時禱此社也枌榆鄉名非也土宜此二木故就以為名耳帝紀二年春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此民間之社稷也郊祀志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治豐枌榆社常以春時以羊彘祠之此高帝不忘本之鄉社非古天子之

社也有社無稷春祠而秋無祭者也天下定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師古曰以其有播種之功故令天下皆祠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祠之常以歲時祠以牛然則龍星左角與后稷並祭歟其獨祭左角之靈星歟或者之言謂周后稷血食至今則當併祠后稷如古之以稷配稷神也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豕民

里社各自裁以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豐儉也制曰可此乃諸縣之社外復有稷有春祠有臘祠用豭而民間里社稱豐儉自祭也蓋高祖未嘗親祀天地終漢之世人主未嘗親祭社稷所以左宗廟右社稷之制泯於秦不修於漢所謂大社王社侯社國社置社皆亡矣然猶幸有縣社稷民間社稷也

附王莽立官稷對官社攷

郊祀志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百世不易者上也宗廟

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師古注冢土大社田祇稷神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行事師古注紼引車索也喪車之所引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有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漢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此注以下本文遂於官社後立官

稷吕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
牧歲貢五色土各升紫陽方氏曰漢至此方見官社官
稷然不知其地安在漢祀令者郊祀志亦不書

古今攷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十二

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古今攷卷十二

元 方回 續

賜民爵

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下文云施恩德賜民爵同此一曰臣瓚曰爵者禄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按漢書商鞅為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曰五十石故名曰爵級又曰首級今攷史記秦紀自孝

公以前未見秦爵之名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居
三年拜鞅為左庶長十年為大良造二十二年封列侯
號商君攷商君傳同蓋相秦十年其初見後三年而得
左庶長則秦之爵名恐商君前已有之戰士斬一首賜
爵一級自商君始耳白起傳長平之戰秦王自之河內
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已上悉詣長平此河內郡民
賜民爵之始也始皇本紀呂不韋之死秦人六百石以
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此賜爵而奪爵

之可見者也既并天下二十七年築甬道治馳道賜爵一級此以後賜爵者也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此以遷拜爵者也然秦之法苛未有寛大之恩如漢王賜民爵者時則盡漢王所有之境之民皆賜爵也臣瓚减罪之說太狹乃復民得買爵又武帝有軍功十一爵其事愈多今具秦漢二十級爵名於后

一公士　二上造　三簪裹　四不更　五大夫周勃以中涓賜　昭襄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　六官大夫漢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

戶勿事凡六等七公大夫曹參傳賜爵七大夫恐欠公字漢以上得食邑八公乘九五大夫曹參還大夫後封執帛乃楚爵十左庶長商鞅所除秦昭王十三年白起為之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秦昭王十四年白起為之惟王翦傳並無言爵十三中更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傷十四右更秦惠王八年樗里疾為之後為將為相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商鞅再除大良造注即大上造也秦昭王十五年白起為之明年為卿又五年封武安君商君自儿封商君皆列侯犀首亦為之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

班固云皆秦爵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

秦不用周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制創為此爵二十等徹侯如商君封商於十五邑食其所入如周都鄙之田為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俾甸人治之公卿大夫王子弟得立宗廟建冢立社稷則與民同之而已不得如外諸侯之左廟右社也秦之制所謂商於十五邑者必有

十五邑之長而亦未之聞也惟漢制列侯所食國改令長之名為相皆縣也漢髙於列侯之上創諸侯王大封同姓而亦有異姓韓信韓王信黥布吳芮盧綰之徒習見封六國後以為常及項羽分王諸侯之比而不知周制之所無尾大不掉動輒謀反不若五等封建其衰也猶五伯迭起齊桓晉文挾天子令諸侯又其極衰也七王從横以至於秦并六王則周亦至弱而未亡事不師古秦也因秦之陋漢也關内侯有侯號而居京師無國

邑以下十八爵猶後世有官而無爵曹參周勃以將賜爵其職實將也非將無職而得此爵一公士異於士卒猶後世軍功補官異於白身然進義進武校尉之下無職事四不更不與更卒之士也猶後世不差役耳五大夫等而上之則差貴矣猶周之下大夫中大夫得與比肩也五年夏五月兵罷詔民或相聚保山澤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雖秦民之有爵者許如故也此亦忠厚之一也軍吏卒會赦免罪及無罪而無爵及不滿大夫

者皆賜爵為大夫所謂五大夫異於士矣優軍吏士卒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加賜也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七大夫者第七之公大夫漢書例不書公字秦列侯乃得食邑高祖特令七大夫食邑自七至十九凡十三等然亦未知所食之邑之等降也自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復音扶候反自一公士至六官大夫一身及其一戶皆不傜賦也復謂當征而還之傜身役賦如口泉之類恩亦廣矣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

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曰或人君也上謂天子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辨訟陳請不早為決斷甚亡謂也此之田宅云即七大夫以上所當得之食邑吏不早與又阻其凡所請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令吾於爵非輕也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此詔温潤篤厚軍功之士大夫雖未有職任大者有食邑田宅次者免一身一戶之徭賦長吏又不敢忽

之豈非所謂有功見知則説者乎雖襲秦人之陋制而行之以漢帝之寛恩程子所云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也八年春三月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公乘第八爵上至列侯十三等之首也十二年春二月擊盧綰詔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惠帝即位賜爵一級中郎郎中至太子滕乘舍人有差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則一級之爵貴可知矣元年

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賜民爵戶一級此一戶一級非一人而一級也應劭注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縑矣此一條非是以三十貫之銅錢三十疋之絹足免死罪富民何憚而不殺人乎高后稱制賜民戶爵一級文帝即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太子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六年夏四月大旱民得賣爵漢之賜爵或一身或一戶之長其制必有符信如後世官告公據之類其得

賣爵必當告於有司立文憑相授受此則未可攷也景帝元年後元年皆賜民爵一級武帝即位建元元年賜民爵一級元狩元年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民為父後者一級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五年九月列侯坐酎金奪爵者百六人卜式傳以欲輸家半財助邊拜中郎賜爵左庶長欲風天下民助財而終莫有應者列侯酎金色惡亦本此元封元年夏四月上登封泰山賜天下民爵一級武帝年七十

一年十七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四賜民爵一賜為父後者爵凡五賜史記平準書大將軍將六將軍再出擊胡之年是為元朔十八年書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其事甚詳班固於是年末書詔節文令大將軍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此史綱也不明食貨志下用史記平準書史目也其文終覺固不如遷固卜式傳亦全書遷平準書之一節耳武功爵别書下方貽

宣以後賜爵不必書

附武帝武功爵攷

史記平準書曰者大將軍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韋昭蹛音滯古今字〈淚〉蹛令滯滯字索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漢紀一句不同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瓚註茂陵書中有武功爵十一級之名令列于后

一級曰造士　二級曰閑輿衛　三級曰良士

四級曰元戎士　五級曰官首　六級曰秉鐸

七級曰千夫　八級曰樂卿　九級曰執戎　十

級曰左庶長　十一級曰軍衛顔師古謂十一級恐茂陵書説之不

盡

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參漢

史計一金萬錢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七十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此不必深攷　諸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

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官首者武功爵之第五也買武

功爵而買得官首之爵則當補吏而先除用之如此則欲為吏而先除用者爭買此買軍士所得爵之為官首者易於出賣不患貧矣此乃國家出虚器以當實用也猶近世之進納迪功郎十七界十萬貫進武校尉而下不入選限登仕郎之類各有價也千夫如五大夫者今武功爵之千夫比舊二十等之爵五大夫免身及戶繇賦也民必爭買軍必易賣也其有罪又減二等民何憚而不買此爵乎爵得至樂卿者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

八等也言賣爵唯得至第八也今案元鼎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獲首虜萬五千級六年春二月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四月復將六將軍出絶幕大克獲不言級六月詔謂朔方斬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注或釋免或減輕令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蓋謂舊二十等之爵民積得所賜又賣得軍功爵皆已高而進身免刑

二途無用再得軍爵不售如新其格優其利以誘民之買者也十餘萬衆獲萬九千級有當賞一級二級三級四五級者細筭其所以然得爵者亦無數文帝時賣爵級二千錢恐不止此今此爵謂一級十七萬錢萬錢為金斤亦不可强為之説也

鄉三老

一年二月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為善置以三老鄉一人秦制縣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

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訟聽收賦稅游徼徼廵禁賊盜此所謂鄉長十亭而百里其制非周禮王城近郊之六鄉也王城之外一百里之內為六鄉有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公者王之三公太師太傅太保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叅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如此則二鄉二萬五千家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每鄉鄉一人五家為比比長下士一人五比為閭閭胥中士一人四閭為族族師上士一人五族為黨黨正下

大夫一人五黨為州州長中大夫一人上下相維二鄉之民至以三公一人為鄉老而任其教事然則所教者何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是也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禮則又有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樂則又有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徒教之而三公之為鄉老者統其事於上也古之於教化也不輕矣今漢承秦制舉民年五十以上修行率善為三老鄉

一人其選不太輕乎三老之稱古以對五更人主執醬執爵奉上養老之盛而隆其名也十亭為一鄉名若隆而望則卑不知其所以教化者何事雖然意亦不惡也古之六鄉上有三公為鄉老下有大司徒小司徒又有鄉師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能鄉老及鄉大夫以禮賓之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然後賢出長能入治如此其重秦漢乃如此其輕何耶嘗疑六鄉云比興賢能僅及百里之内恐當六遂都鄙亦然諸侯之

國亦當闔境與賢能以貢天子不然則可疑也

縣三老

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班固百官公卿表止言鄉三老有秩不言有縣三老秦必有之班史省文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地理志河南郡第一雒陽縣又有新城縣乃惠帝置董公乃雒陽縣新城之三老未可知也周制天子之畿内稱縣内大司寇之屬有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鄭注地距王城三百里外以至四

百里曰縣二百里至三百里曰野四百里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有三縣趙晉韓魏為公侯大夫置郡縣小司徒造都鄙之井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井田之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

於王三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税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此天下之縣卿士之縣井田之縣非後世之縣也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韓魏世家皆書六卿十縣事此乃後郡縣之縣左傳書曰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命司馬彌牟為十大夫以賢舉也左傳曲筆不如司馬遷之公以法誅祁氏羊舌氏直筆也六

卿各令其族為十縣大夫直筆也比縣大夫之始也秦之縣之謂也春秋之末晉頃公最昏弱六卿分晉自此始十縣大夫不為公室田自此始孔子未相魯之十四年前也魏世家魏武侯擎十三年書秦獻公縣櫟陽秦紀獻公二年城櫟陽徐廣注徙都之司馬遷於魏世家書曰縣謂都之也僭也周安王十九年也趙孝成王四年韓上黨守馮亭趙世家入城市邑十七於趙上黨郡也城市邑十七縣也孝成王使趙勝受地告馮亭以萬

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不說此又可見郡太守縣令之始也又可知戰國之有爵級亦不專於秦也趙以兵取上黨遂有長平之禍秦紀厲共公二十一年初縣頻陽又在獻公未縣櫟陽之前七世三晉殺智伯之前孔子卒之二十三年間秦之縣久矣周顯王十九年歲在辛未史記秦紀孝公之十二年大良造商鞅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

阡陌東萊大事記書秦聚小都鄉邑為三十一縣置令丞三十一字與四十一字差　解題曰此廢都邑為郡縣之始也前漢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令更損益漢書東萊記者於下方

周顯王十二年秦初置有秩史商鞅既廢井田比閭鄰里之制亦壞故置有秩史以董之也縣令長丞尉是為長吏丞尉秩微者止於二百石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小吏
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官儀曰十里一亭亭長亭侯五里
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
索繩以收執賊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
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在
佐史有秩上者以德齒表率其鄉非吏也三老掌教化
後漢志云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
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回謂假如縣方百

里則為方十里者百十亭一鄉則一縣當有十鄉鄉二老當有十人各掌一鄉之教化縣三老者其當掌縣城中之教化且兼掌十鄉之事乎

有秩後漢志云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漢官儀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

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後漢志云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謂鄉戶不滿五千則不置有秩如一縣有數鄉小不

置有秩則縣置嗇夫一人以總治之也又後漢志云有
秩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
平其差品前漢百官表不言有秩所掌蓋與嗇夫所主
之事同總言之也
游徼徼巡禁賊盜後漢志云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
税
縣大方百里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
官也又按後漢書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

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雖不載所起觀商鞅初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則始於鞅民矣鄉官者政事之所基也鞅既刻滅三代之制猶置三老掌教化者何耶盖初變古者必有流澤餘韻間見層出於汙法暴政之中至於再變三變則遂蕩然矣

縣令丞尉

縣之所以然前固詳矣然其制不專始於秦也漢書高紀書鄉三老縣三老下文曰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

勿繇戍此古今攷以縣令丞尉四字命題者也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此古今攷所以當旁推曲引以見縣令之别猶有縣長也秦孝公十二年周顯王之十九年辛未商鞅為秦併小鄉為大縣三十一未有郡也東萊大事記書周顯王四十一年魏納上郡於秦攷之史記秦紀惠文君即秦惠王即位之十年張儀相魏獻上

郡十五縣東萊先生解題曰張儀既取蒲陽而復歸之
故魏以上郡為謝也魏世家書盡入上郡於秦豈上郡
所統不止十五縣前此有為秦取者歟春秋之時郡屬
於縣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
杜預注曰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戰國之時
縣屬於郡此所謂上郡十五縣也方孝公商鞅時并小
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及魏納上郡之後
十餘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

而效倣之歟東萊注又自引戰國策城渾南游楚至新城說其令為主何不以新城為主郡新邑甚利之新城公乃城城渾之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以此攷之則郡必居形勢控扼之城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回按楚之治縣皆稱公新城縣之公治縣者也如沛公之公及升為主郡則得為郡守矣東萊又按史記正義曰魏前納陰晉次納同丹二州州名亦見於此今納上郡而盡河西濱洛之地矣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

里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勝州固陽並上郡地又注輿地廣記云上郡乃今鄜延安丹坊麟銀夏綏德保安之地回按漢書地里志上郡二十二郡皆古地名今難攷高帝元年更為翟國後復為匈奴都尉治塞外顔師古注匈歸者謂匈奴歸附此地漢唐有之宋朝為夏國所據范文正帥延安种諤城綏州皆近靈夏三晉之地其犬牙磬折懸遠如此魏所以徙都大梁者以舊都安邑無障蔽故去之古今攷此篇博攷郡縣之始令長丞尉

則已曉然矣秦漢郡縣制至今不變知縣縣丞主簿縣尉近世改官須入選人為令初並簿尉隅官保正保長或曰里正里長吏員父老之類當別攷以附亦可供晚進咀嚼也

漢王自臨晉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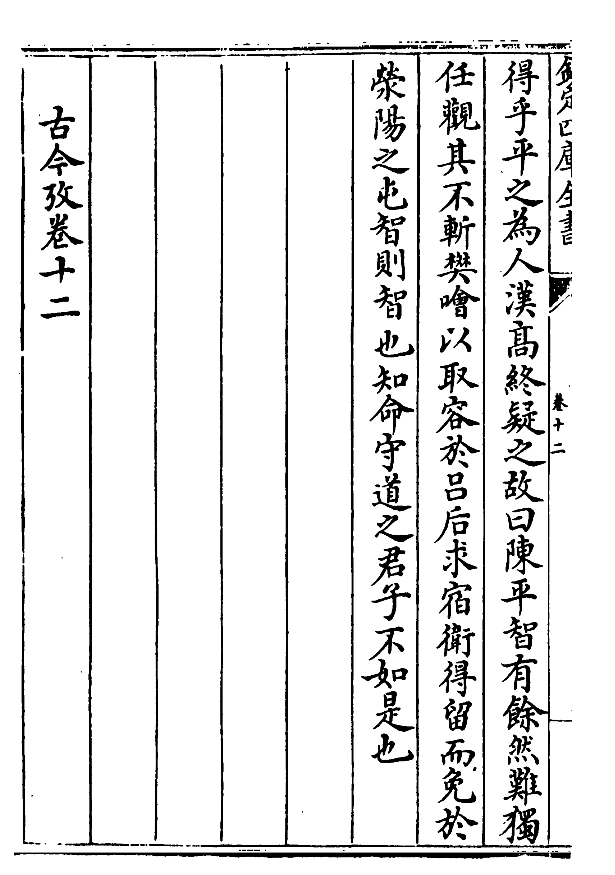
漢王二年冬十一月還都櫟陽留至春三月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西濵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按黄河一直一曲

千里河西五郡爪沙甘肅涼即漢所開酒泉張掖等五郡其河北流出塞而東東而又南所以臨晉在河西晉之太原為河東河至潼關過華山然後又東流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即此地漢王此行自關中渡河降魏王豹虜殷王卬以殷王卬之地置為河內郡而不郡魏王豹之地者以其降也故使將其國之兵從下河內畀時歸謁親畔為楚故遣韓信擊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

陳平亡楚來降

陳平事魏王咎為太僕說不聽又畏讒歸項羽從破秦賜爵卿殷王卬之反楚以平為武信君擊殷拜都尉漢攻下殷羽怒將誅定殷者平乃間行仗劒歸漢漢亦拜為都尉漢彭城之敗還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信軍廣武絳灌等為盜嫂受金之謗漢王讓魏無知又自問平使此際而漢王不復明察則平無可事之主乞骸骨何所往乎平乃復首進間踈楚君臣說為第一策滎陽夜

出女子二千人東門為第二策躡漢王封韓信為第三策偽遊雲夢為第四策此時韓信無反心來會於陳平無辜遣縛高帝畏其能耳城解圍為第五策及從擊臧荼陳狶黥布凡六出奇計封戶牖曲逆侯常為護軍中尉其後為少卿郎中令左丞相定呂氏之難論漢初人才當為張良蕭何韓信三傑之亞其所成立如此不過高帝能不受絳灌之讒耳然魏無知之言不足法也其謂所言者能所問者行非也古今天下皆不以行取人而以能取人欲久安長治


得乎平之為人漢高終疑之故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觀其不斬樊噲以取容於吕后求宿衛得留而免於滎陽之𠁅智則智也知命守道之君子不如是也

古今攷卷十二

古今攷卷十三

元　方回　撰

南渡平陰津三老董公遮説

漢元年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不兩月田榮擊走齊王田都反楚殺膠東王田市又殺濟北王田安項羽失其黨三王矣六月漢還定三秦項羽失其黨六王矣八月臧荼殺燕王韓廣項羽失其黨七王而荼亦叛已

亡八王矣自殺韓王成以鄭昌王韓漢降之亡其黨九王矣二年冬十月羽弑義帝尊之為帝而弑之天下皆得而誅羽矣常山王張耳降漢河南王申陽降漢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漢滎取八國羽之十九王失其黨十四并漢為十五孤立無與而自擊田榮則是天以田榮牽制項羽於東北而漢王乃得東嚮而擊之陳餘彭澤又各為羽之一癬一疽然天下之大未有一人能建大義如三老董公者其遮說之辭二年三月也羽不

一年狼狽失據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王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於是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坐羽罪大逆無道兵皆縞素顧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齊桓公昭王南遊不入包茅之問於是復見張良蕭何韓信陳平皆不能建此說何也人才隱而在下豈

可少乎是行張良陳平皆在軍中韓信獨不在軍定三秦者韓信之計也其軍實為漢先鋒大將三河河南河東河内亦韓信力降鄭昌乃韓王信力

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三老董公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此言必有所從來孟子謂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戰國辯士儀秦之徒一言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者皆盜賊之謀也荀卿以

性爲惡以禮爲偽而況他人乎前漢始有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三老董公與董仲舒孟子之後有二董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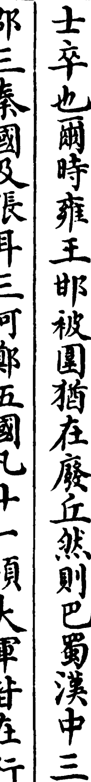
悉發關中兵即巴蜀漢中之衆與夫三秦之衆皆在行三河者師古注謂河南河東河内乃河南王瑕丘申陽河東魏王豹河内殷王司馬卬之衆亦皆在行又韓王信韓國之衆張耳常山王國之降者亦在行惟大將軍

韓信不在行想在蕭何守國韓信留鎮關河之間

田横立田榮子廣為齊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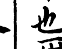
二年春正月項羽擊齊王田榮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此項羽之勝勢也楚人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史記多係纍其子女一句尤切於事羽所過殘賊所以得之難而失之易也三月漢王興縞素之師夏四月田横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然則始終為羽之癰疽之害者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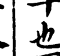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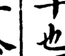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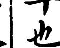










劫五諸侯兵入彭城

夏四月漢王劫五諸侯兵伐楚遂入彭城應劭韋昭如淳所注皆非師古注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呂東萊取此說按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爾時雍王邯被圍猶在廢丘然則巴蜀漢中三郡三秦國及張耳三河鄭五國凡十一項大軍皆在行

史記漢書紀不書軍數惟項籍紀傳云五十六萬人

漢取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服虔曰大會也此一節張良陳平皆在軍中何故不諫以愚觀之漢王入彭城得其國美人寶貨盡以賞軍如韓信者分五十六萬之半迎擊項羽於齊魯界中可也急遣使迎太公呂氏與厥子可也不是之思日置酒高會而奄有其寶貨美人以自縱豈縞素之師所宜有哉想是未入彭城之先即為義帝喪服以仗大義已入彭

城之後即除服而宴樂以肆其私欲可乎致堂胡氏曰
漢王置酒高會宴安不虞父執妻虜漢業之覆在頃刻
間使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
哉狃於小勝逸欲生焉是以至此可為監也
彭越將三萬人歸漢
項羽之封諸侯王也田榮敗三齊而自王彭越在鉅野
無所屬史記項籍紀漢書高帝紀皆書榮與越將軍印
獨史記漢書彭越傳乃書曰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

人賜越將軍印未知孰是漢王之東伐彭城也越將三萬人歸漢外黄拜魏相國於梁楚地燒楚積聚皆越為之固陵之會韓彭不至雖封梁王高帝固已疑之矣呂后殺韓彭其迎逢高帝之意歟蕭何嘗救彭而用計殺韓急則用緩則不能容之功臣之於世主可不監乎

彭城之敗

彭城之敗史記項籍紀所書特詳漢書高帝紀最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泗水士卒之死與雎水士卒之

死兩大陣也漢紀合而一之史漢紀傳一事兩三處複說可厭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走石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以五十六萬之衆大敗而以數十騎遁哀哉天欲興數百年之漢以養天下之民故有大風之異雖太公呂后間行為楚所得而孝惠得脫又天所以相漢也項羽終不聞有子苟有子高帝不誅項氏當亦赦之

隨何說九江王布畔楚

二年夏四月彭城之敗呂后兄周呂侯澤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西過梁地至虞即令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攷布傳項王徵兵擊齊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隨何所以說布之言亦皆明白背盟約而殺義帝此一句斷盡項王之罪然此謀乃張良為之也不攷良傳又焉得知漢王兵敗

還至下邑當是時董翳司馬欣皆降楚不足為漢輕重也殷王卬死一降王亦不足惜也其大者田横為項羽之梗一也陳餘以不王怨羽又以張耳歸漢而兩立然亦不助項二也彭越歸漢外黄為羽患三也章邯在廢丘將破亦非漢之所患四也獨九江王布與羽有隙而猶豫未決張良實主此謀下邑之閒漢王下馬踞鞍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此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

急使而漢王之將獨有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東萊大事記取史記世家作因舉燕伐齊伐趙謂陳餘也漢書非也此謂與漢破項籍賴此三人而三人之所以建立又非良不能知也史文微有同異彭越於彭城未敗之前歸漢矣於彭城已

敗之後又書曰使人連彭越蓋彭越因漢之敗亡其衆與城故漢王又使人連接之也班史張良傳全用史記留侯世家節改處全不及馬遷

漢王屯滎陽　韓信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

二年五月漢王屯滎陽滎陽之險始見於此周室東遷封鄭伯於溱洧之閒而此為制邑鄭之巖邑也共叔段所食而鄭莊公順母之欲養弟惡至於成而後敗之事見左傳秦混天下其地屬三川守李由雖墮天下城而

滎陽之北有敖倉有成臯之城有大索城小索城在其南滎陽城南又有所謂京城亦太叔段之城也漢王彭城之敗至於滎陽固是得地險然漢書髙紀所書有云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大破之史記下文云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史當互看意義方足此雖險地乃韓信兵力也嗚呼秦函谷關之險漢以後無稱焉河北井陘之險韓信以後無稱焉漢滎陽之險吕后之變猶以灌嬰屯七國反時猶以

周亞夫屯乃後無聞焉蜀以劒閣為險有鄧艾則無之吳以大江為險有王濬韓擒虎賀若弼曹彬則無之險豈可恃哉漢之已敗而再奮非滎陽之險也乃韓信之兵力為之又東萊大事記曰京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史記正義曰京縣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漢戰滎陽京索間即此三城耳通鑑書曰楚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楚騎乘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李必駱甲必甲願得左右善騎者傅之拜灌嬰為

中大夫必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滎陽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而西此東西爭天下之勢在乎成臯滎陽京大小索五城以阻楚與南北爭天下之勢不同觀者未必悟也又騎將得灌嬰李必駱甲力地險將才漢得之矣

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史記曰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詣滎陽漢書紀曰蕭何悉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

軍東萊大事記取漢本紀服虔曰傅音附東萊刪此六字

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内學之漢書內字無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疲癃儀注漢注有云守史記無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年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民籍為公家徭役服未是

史記於五十六為老之下注又引食貨志日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　又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又顏曰五當為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月戍邊總九十三日古役人歲不過三日此倍於古也斯說得之

紫陽方氏曰以天下之民二十三而傅五十六而老令老弱悉詣滎陽軍前非小役也大者披甲上馬執干戈出戰小者築城運餉總名曰徭役不無輕重乎師之

謂旅戰之謂兵運餉凡雜使之謂役之謂夫舉天下民二十三而就傅五十六而為民無數之軍無數之夫國其有不強者乎後世募民為兵涅以手額之號老不可伏弱不可用坐費百萬之餉為國大患民則游手者無役有產稅之家隅官掌烟火盜賊保正催上三等戶稅保長催下二等戶稅強者不至破家而保正常有追胥之苦殺人公事有檢驗守屍之苦保長有代下戶輸賦之苦惟官戶吏人戶幸免而官不皆真官鬻爵頂冒吏

亡賴受贓爲生動輒遭刑初無長久者今世事大變又不同

築甬道取敖倉

東萊大事記曰秦建敖倉於成皋大康地里志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下臨河有大倉注孟康鄜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滎陽成皋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於此通典曰鉅橋盈而殷喪成皋溢而秦亡

應劭注築甬道屬河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巷也

鄭氏注曰甬音踊

酈食其審食其趙食其

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其審則為食基趙則為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荀悅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

魏王豹反為楚史記書在三年漢書在二年六月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漢王臨晉之

從豹降從下河内又從伐彭城彭城敗從還滎陽漢以其降也故仍使王魏而將兵以從豹有母請歸視疾人情之常也至則斷津渡距漢軍反為楚端事見外戚傳高帝薄姬文帝母也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豹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中立而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後漢虜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夢龍據胸高帝幸之生文帝讀此知許負是秦漢間人或謂是婦人封鳴雌亭侯則恐不然漢初未有亭侯然相人之説吕

公知高帝之貴以呂后妻劉氏而不知諸呂之赤族許負知薄姬生天子䰟豹惑焉以喪國亡身而不知所生之天子非已實能生也

班固削韓信功

薄姬傳班固漢書使曹叅等虜䰟王豹以其國爲郡虜豹之役韓信爲左丞相騎將灌嬰步將曹叅班固曲筆不一垓下之圍信以三十萬衆自當項羽僞少却而左右翼包羽之陣信乘之大敗羽班固亦全削之不書然

史記外戚傳太后世家亦已改韓信為曹參

還櫟陽立太子

二年六月漢王自滎陽還櫟陽立太子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四月彭城之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楚騎追漢王

古今攷卷十三